

毒蛇之結

佛蘭索瓦・莫里亞克著
張伯權譯

部

一



當妳在保險櫃內那一包股票的最上頭，發現這封信時，想必十分吃驚。我如果把它託付給律師，讓他在我死後交給妳，或者把它放在我桌子的抽屜裏——我的兒女在我屍骨未寒之前，便會急着最先撬開的那個抽屜——這樣也許好些。

這封信已經醞釀有多年了，每當我躺臥床上；睜着眼睛，心頭便常常浮現一幕情景，一封信孤單單地躺在保險櫃的架子上。空蕩蕩的保險櫃，除了這份報復之外，一無所有。將近半個世紀以來，這個念頭一直在我心上燃燒着。

妳不用害怕。事實上，妳早就放心。「股票都在那兒，一切沒有問題。」我彷彿聽見妳從銀行回來，走進過道時大聲叫嚷着。是的，妳將對着兒女嚷道：「股票都在那兒，一切沒有問題。」

差一點這些東西就沒放在那裏。本來我是那樣計劃的，如果當真辦了，今天除了房屋同地產，恐怕你們什麼也得不着。也算你們運氣好，我心中對你們的憎恨，已先於我的生命而消滅。許久以來，我就想我的那股憎恨，是我內心中唯一存着的東西，然而如今我却是一絲也感覺不到了。

我年歲已大，簡直無法想像從前曾經是個暴躁易怒的病人，每夜念着報復，但是未真的去謀

劃，祇是想怎樣才能享受報復的快感——那顆延遲爆炸的炸彈，已經安置妥當，一切細微末節都照料到了，實在是得意之作。我要多活一些時日，好瞧瞧你們從銀行回來後的臉色。問題是我不要讓你們太早獲得打開保險櫃的權利，而儘量地拖延，俾能聽到你們絕望的詢問：「那些股票都到那兒去了？」而來享受我最後的快樂。那份快樂即使最令人恐懼的死亡的痛苦，都無法減損一分。

是的，我就是這樣一個工於心計的人。像我這樣的人，怎的竟會變成這個樣子呢？我又不是一个怪物。

四點鐘了，午飯的盤盤仍然散亂桌上，招引蒼蠅。我拉了鈴，也無人理會。鄰間的鈴響，一向引不起人注意。我急急地在房間裏等待着。我像個孩子似的躺在這房間裏；無疑的，我會站在這裏。當我死去的時候，我們的女兒珍妮薇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這房間讓給她的孩子們住。

我獨自一人，佔住這間最大，視野最佳的房間。如果不是因為拉卡茲醫生擔心底樓的濕氣對我的支氣管炎有不良影響，我早就讓出來給珍妮薇。你們論斷這件事，一定要公平。我對珍妮薇表示過我的意思，然而如果我當真那樣做了，心裏一定免不了怨恨。幸好我沒有這麼做。（我一生中做了許多犧牲，想起來便很痛苦，這份記憶把我摧毀了，然而內心中的怨恨，也逐日加深。）

好爭吵的脾氣是家傳的，我常聽我母親說，我的父親常和他的父母爭吵，而且，他們和親生

的女兒斷絕來往三十年之久，直到過世都未曾再見過一面。（她嫁給馬塞家，生了幾個子女，我們都不認識。）我們從來不明白紛爭的原因何在，祇是毫不懷疑地接受先輩留下的仇恨，直到今天，祇要遇到馬塞家任何一個小表弟，掉頭就走。

一個人可以不看護親，卻無法離開自己的妻子兒女。當然，和氣團結的家不是說沒有；但是你想想，同是一個屋頂下的兩個人，雖是一同眠食，却是彼此嫌惡，同床異夢，而結果並沒有多少人離婚，實在是教人驚訝的事！他們儘管彼此憎惡，却並不分開……。

今天適逢我的生辰，何以對寫作突然萌發這般的狂熱呢？我已經是個即將屆滿六十八歲的人，我的生日祇有我一個人記得。珍妮薇，休柏，同他們的孩子，每過生日，總有蛋糕、小蠟燭、鮮花……。

如果這麼多年來，我沒有給你送過生日禮物，並不是因為我忘了，而是想藉機報復。儘够了……在我生日中收到的最後一束花朵，還是我那可憐的母親以一雙殘廢的手採來的。她心臟不好，但仍然勉強到玫瑰園走了最後一園。

我說到了那裏？對了，我對你為什麼突然萌發了這股寫作的狂熱。「狂熱」是最恰當不過的字眼。你從我的筆跡，從這些一齊斜向一邊，彷彿被西風掠掃過的字體，就可以看出來。

聽着，我已經告訴妳報復的事，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我決定放棄此念。但是，在妳身上還有一事我想克服，那就是妳的沉默。

噢，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你是有着一張如簧之舌。你和卡佐一旦聊起小雞或是菜園裏的事，可以談上好幾個鐘頭。和孩子們，甚至最小的那一個，你也會整天聊噓不停。呵，每頓飯吃下來，我總是頭昏腦漲，好似受到公務的困擾一樣的不舒服！——尤其像是在威烈納維案之後，我突然變成報紙所說的一個偉大的律師……

不，我現在要談的，不是這方面的問題。我立意要報復的乃是另一種沉默：妳爲了我們的婚姻，彼此的不洽，而持久不斷的沉默。當我坐在劇場裏，或是閱讀小說時，曾有多次自己問自己，在現實生活裏，無論爲人情婦或妻子，真能這樣「做戲」，這樣坦白自己，就能滅除心靈的負擔，而感釋然嗎？

這四十年來，我們互相忍着對方，痛苦異常。妳極力抑制自己，絕不吐露半句隻字，稍表內心的感受。妳總是不斷顧左右而言他。

我會經思忖過很久，覺得這是妳故意如此。是一種政策問題，祇是我捉摸不出爲何如此，直到最後我才省悟，其實很簡單，那是因爲引不起妳興趣的緣故。我遠在妳的心坎之外，妳不是爲了懼怕，而是討厭，才躲着我。妳總是很機靈的察覺我的接近，遠遠地便看見了，而如果我意外地逮住了妳，妳也很輕易地便把我騙開。不然，就輕撫我的臉，吻我一下，而後逕自離去。

也許我應該顧慮到妳會在展讀此信的開頭，便把它撕碎了。但我實不必爲此而擔心，因爲幾個月來，我帶給妳一份出其不意的新奇，我激起了妳的興趣。雖然你對我那般不關心，却沒有辦法不注意我內心情緒的變化。這一次，我相信妳不會閃避我了。

我要妳知道，我要你們每個人都知道，妳，妳的女兒，妳的女婿，妳的孫兒孫女，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個人孤零零地生活，受着你們一羣人齊心的冷落，如今你們又關心起這個勞碌的律師來，祇是因為他手裏抓着錢袋的繩子，然而他却是在另一個地球上受着苦。那一個星球呢？那是你們絕不願去的。

不用惶恐——我在這裏預先寫下的不過是一篇自頌輓辭，而非對妳實施攻擊的激烈演說。對於人我有一種可怕的透視能力，這是我個性最突出的一點，可以感動任何他人的妻子，却不能感動妳一絲一毫。自欺是許多人賴以生存的技術，獨我缺如。任何不快的事件發生，我皆會適時地知道一切……

我不得不打斷自己的話了……他們還沒給我拿一盞燈來，也沒有來給我關上窗板。我望着酒窖的圓頂，瓦片帶着花朵與鳥雀羽毛鮮明的色彩。我聽着畫眉從藤蘿與白楊木之間傳出來的囀聲，還有酒桶在地面滾過的聲音。

我能在這世界的一角，靜靜的等待死亡，可以說是够幸運的，這兒的每件事物，都與我記憶中的一樣。祇有嚇嚇的馬達聲，代替了從前驢子曳動轆轤的軋軋之音。（還有另一個可怕的聲音，是掠空而過的郵務機，它提醒人們飲茶的時間，但也污染了藍天的澄明。）有些人儘管有着勇氣與耐心追憶往事，但受着個人視野的圍限，却不是每個人都能在現實生活中重新發現那個多半祇有在自己內心深處才能尋得的世界。

我把手撫放胸口，感覺到心的跳動。我望着鑲有玻璃門的小櫥子，櫥內一角，擺着注射器，

以及裝着硝酸鹽漿的玻璃瓶——這些都是當着萬一心臟病發作的必需之物。如果我病發喚人，他們會聽見嗎？他們將以為那是假性絞心症。至於我是否這麼認為，並無關緊要，祇要他們如此想就夠了，如此一來，他們便能安眠通宵。

我此刻呼吸較為通暢了。有人以為死亡是一隻搭在左肩上的手，把你扣得緊緊的，彷彿要你不要把他忘記。就我個人而言，死亡不會像小偷一樣的偷近我的身上。它早已在我身邊，徘徊多年了。我聽得到它，感覺出它的氣息。它對我可謂極有耐性，因為我從來不曾公然反抗它，祇是乖乖的順服於它逐步逼近的嚴厲訓練之下。

我身上穿着一件晨袍，情形正是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沉陷在那張有軟墊的扶椅之中，當年母親就是坐在這張椅子上等待她最後的一日；如今，一如她過去一樣，我也坐在一張擺滿藥水瓶的桌邊，一臉病容，一身藥味，一個屈服在令人厭惡的種種習性下的奴隸。我竭力掙扎着活下去。

但事實也不盡然如此，在病發的間歇期中，我的生命暫時的撿拾回來。布魯律師本以為我的壽限已屆，誰知却看到我又活起來了；我還有足夠的精力支持幾個小時，在存放貴重物品的地下室裏，把我的股息券撕個細碎。

我一定要活下去，完成這份自白，以期妳最後可以瞭解我——妳，當我們還共臥一張床的那段日子裏，祇要我一進入，妳從來沒有一夜不對我說：「我睏極了，幾乎快睡着了，快睡着了……」

「你就是這樣子的把我的話推置一旁，但對我的愛撫倒沒有那般積極的拒絕。」

我倆的不幸，確是由於初婚時過於放縱，總是情話綿綿的緣故。那時我們只是兩個小孩子，我二十三，妳十八；我們當時直覺得這些自信與親熱，比起愛情還令人感到愉悅。好像孩童們結交朋友時一樣，我倆也曾發過誓，彼此之間任何事絕不隱瞞。我，因為沒有什麼值得向妳坦白陳述的，不得不將我一些小得可憐的奇遇拿出來裝飾一番，沒想到妳也跟我一樣困苦。我也從未想到，妳的雙唇在喚我名字之前，已喚過另外一個人。我真的一點也沒想到，直到那晚……

就在我今天展紙濡筆的這個房間裏。壁紙雖然換過，但桃花心木的傢俱依舊從前一樣的擺設。桌上仍然放着那只乳白色的盛水玻璃皿，還有搖獎得來的茶具。月光洩滿簾子。從蘭地斯吹來的南風，將林中焚燒的氣味送到我們的這張床前。

妳的朋友魯道夫，他的名字妳以前經常對我提起，而且經常是在我們的臥房裏，在黑暗中對我提起，彷彿他的影子必須在我倆最親蜜結合的那一刹那，出現於妳我之間——那晚妳又提起他的名字，還記得嗎？但妳猶未滿足。

「親愛的，在訂婚之前，有些事我實在應該讓你知道。我沒有向你坦白，覺得很懊恨……噢，不是什麼嚴重的事，不要怕！……」

我沒有怕，也沒有要妳招認什麼。但是妳却那般沾沾自得，把一切任意地傾洩在我身上，使我在開始時尷尬異常。妳對良心的錐刺一無反應。妳並不會像妳所說的與所想的那樣，盡妳的本份。

不，妳那時正沉醉於歡樂的回憶中；再也抑制不住了。後來也許妳意識到這件事影響到了我們的幸福；但是一如他們所說的，妳已不得自主。魯道夫的影子從此盤桓在我們的床頭。

妳該知道，最要緊的，不要以爲我們的不幸是來自嫉妬的緣故，然後帶着這念頭離我而去。

我變得嫉妬若狂是後來的事，那個夏夜我的激怒是前所未有的。我說的是一八八五年的一夜，妳向我坦白說，在艾克斯渡假的期間，曾經和那個我不認識的男子訂過婚。

四十五年後的今天，才提起這件事，我的心情，妳可想而知！然而妳會把這封信看下去嗎？妳對這些絲毫不感興趣！祇要與我有關的事，妳都覺得厭煩。因爲，兒女使得妳不能看我，瞭解我；但，孫兒出生之後……

沒有關係，我把掙住這最後的機會，或許我在死後較生前，對妳會更有左右的力！——至少死後不久的那幾天。大概一兩週，我將在妳的生命再佔一席之地。即使祇爲了表示敬意，想妳也會把這封信看到最後一頁。我必得如此相信。我相信如此。

2

不，當你向我坦白時，我並未感到一絲的妒嫉。我要如何才能使妳瞭解，是什麼在我的內心裏把我摧毀了呢？

我是一個寡婦的獨子，妳認得她，或者毋寧說，妳與她相處雖然有好多年，而仍不會認識她。無疑的，即使妳感覺興趣，而妳，出身子女衆多的家庭，門第高貴，長幼有序，着實很難理解此事的意義——我們母子相依，祇有兩人的意義。不，妳無法明白；一個謙遜的縣政府高級公務員的寡婦，對她兒子無微不至的關切。他是她在這世上唯一擁有的——一人。

我在學校優異的表現，使她覺得十分驕傲，而這也是我當時唯一的樂事。那時候，我一直認為我們非常窮困。我們的生活十分狹窄，母親管理經濟極嚴，這一切皆是事實，但是我一點也不覺得缺少什麼也是事實。如今，我才明白當時我是一個怎樣受縱寵的小孩。

母親在舊恩田有個農場，為我們餐桌上供應不少便宜的食物，如果當時有人告訴我那些都是非常好的食物，我一定會覺得很驚訝。以大麥餵肥的鷄仔，野兔，還有內填山雉肉的小麵包，而我從未覺知這是奢侈。我常常聽人講，我們的田地並無多大價值。

事實上，母親承繼這份遺產時，其中包括一片未墾殖的野地，外祖父幼年時曾在那裏牧牛。我父母把開墾這片田野看為最緊要的事，我却是一無所知。而且我也不知道，在我二十一歲那年

，我就是那兩千公頃茂盛林木的所有人，那些木材可以用來做支撐礦坑頂的樑架。

此外，母親把她不太多的一點收入都節儲下來。當父親還在世的時候，他們甚至拿流盡血汗攢來的錢，以四萬法郎買下了卡列塞那片葡萄園，那片葡萄園今天即使有人出價百萬，我也不肯脫手，我們一家住在聖加瑟琳道一棟自置房子的三樓。（這房子，連同一片未建的土地，便是父親的遺產。）每週兩次，鄉下送來大籃的食物，我母親幾乎用不着到肉店去了。

至於我，我一心想進師範學院，便只管自己活在這個念頭裏。每週四和週日，若要我出外「透透氣」，我是死也不肯的。我一點也不是那種在班上名列前茅却又裝出一副毫不費力的神氣的學生。我是個「苦用功」的人，我也以此自負……除了埋頭苦幹，其他一無所知。我不記得，在學校裏讀着維吉爾與拉辛的作品曾有什麼樂趣。那只是一些考試的材料，不得不唸就是。

從「人文」學科裏，我檢出幾個課堂上曾經講過的題目——祇有這些題目，在我看來才重要——然後找主考者會滿意的，把它寫出來，換句話說，我寫的都是好幾代參加考試的人們已經說過和寫過的東西。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白痴，也許我那時應該如此繼續下去。但是我的咯血，可把母親嚇壞了，就在入學考試前兩個月，她強迫我放棄了一切。

伏案苦讀的童年，病弱的青少年，便是我付出的代價。一個正在成長的孩子，兩肩聳在一起，俯向書桌，直到夜闌人靜，鎮日不顧任何運動，這樣的生活是免不了要受到殘害的。

我讓你厭煩了嗎？一想起讓你厭煩，心裏就顫抖起來。請不要漏掉任何一行，我向妳保證我

寫的都是重要的。我們兩個生命的悲劇，便是懸在這些事情之上，妳對這些或者毫無所知，或者全然忘懷了。

無論如何，從最初的這幾頁，妳可以看出，我一無寬恕自己的意思。有些事還是在奉承妳的憎恨……不，請不要抗議：祇要妳想起我，便會助長妳的敵意。

然而，我擔心自己對伏在大堆字典上那個細弱的小男孩有點不公平。當我讀到別人的童年回憶，看到他們所同顧的那片樂園，便忍不住悽然自問：

「我的童年又是什麼樣的呢？為什麼我的生命自一開始便那樣黯淡乾枯？也許別人記得的，我都遺忘了；也許我也有同樣的樂趣。」

啊呀！我什麼也想不起，祇記得爲了爭取第一名而廢寢忘食，祇記得和同班一個叫韓諾克，一個叫洛諸格，嫉妬相爭的事。我天生對娛樂之事不感興趣。我記得，我學業優異的聲望，甚至陰鬱的個性，還吸引了某些人與我靠近。對於那些想跟我做朋友的人，我總是擺出一副厲聲峻色的樣子，我非常憎惡「多愁善感」。

假使我是個職業作家，對於我的學童生活，也是提煉不出動人的一頁。但是，且慢……也許有件事——總比什麼都沒有好罷：我對我父親就幾乎什麼也不記得了。偶而，我會以爲他並沒有死，祇是幾樁奇異的情況合在一起，使得我們無從見到他。

我放學之後，一路跑着回家，因爲人行道上實在擁擠不堪，寸步難移，祇有在馬路上躲着車子。我三級當做一級地奔上樓梯。母親正在窗邊縫補衣服，父親的照片就擺在床頭右側的老地方。

。我讓母親吻了我，我也回了一吻；我已經在攤開書本了。

從那一次改變我命運的咯血之後，我在亞卡康的小屋子裏度過了幾個月的憂鬱，破敗的健康，完全擊碎了我進入大學的野心。我那可憐的母親，令我非常生氣，因為她對這件事一點也不在意，而且似乎對於我的前途沒有表示什麼關心。

每天她祇是生活在等待「量體溫時間」到來之中。她的憂喜完全繫於我每週體重的增減。我後來常爲了病中得不到他人的關懷而傷心難過，完全是由於當初被過份溺愛。這不能不說是我心腸冷硬，不易與人相處的脾氣所應得的懲罰。

天氣好轉了，一如我母親說的，我也跟着「度過難關」。我確實又復活了。我長得比以前更高更壯。我的身體在這段日子裏吃了不少的苦，但也在那開滿金雀花與楊梅的乾爽森林中恢復了生機。那時候，亞卡康還祇是一個小村莊。

也就在那時候，我才從母親口裏知道，我毋需爲將來而擔心，我們擁有一份逐年增加的財產。我大可不必着急——尤其是，我很可能可以免服兵役。我的口才甚佳，每個老師都嘆服。我母親希望我研習法律，她深信我可以輕易成爲著名的律師，除非我迷上了政治……

她說着又說，恨不得一次把她的計劃都說完；我悻悻的聽着她，望着窗外。

我開始過起「放蕩」的生活。母親帶着憂懼的心理，放着我。當我和她家人在一起時，才注意到這種逸軌的生活，在一個有信仰的家庭裏，是何等的被看重。我的母親對這方面一點也不在意，但唯恐影響了我的健康。有次她確知我不至於太過份時，祇要我半夜歸家，對我的晝眠夜

出，也就不聞不問了。

不，妳勿須害怕，我會將那時候的顛事全盤告訴妳。我知道妳怕聽這些，何況那不過是我的一些小小的平庸的冒險而已！

爲此，我也同樣的付出了代價，吃了不少苦。我覺得痛苦，是因為我缺乏魅力，我的青春時代不夠青春。我想，並非因為我生得醜陋。我的容貌「普通」，而珍妮薇，小時候她是我活生生的縮影，長大後却出落爲一個可愛的女孩。我是屬於那類所謂沒有青春的人；只有陰憂，而沒有活力的少年。

人們單單看着我，就會掃興。我愈是知道這個，愈是變得呆板。我從來不知如何打扮自己，如何選擇領帶，也不知如何結它。我從來放不開自己，或是縱聲大笑，或是開玩笑。我如果加入任何生氣勃勃的青年團體，那一定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我是那種一露面就煞風景的人。

再說，我神經過敏，再輕微的玩笑都經不起。而另一方面，如果我想開別人的玩笑，總是傷了人家，而且永不爲人所諒解。我總是直截刺及人家的痛處，深入別人的弱點，那些都是說話時不應該提起的事。

有女性在我身邊時，我便會覺得非常的靦腆不安，祇有擺出一副高高在上，倨傲的模樣，而她們却是表示厭惡。她們的衣着，一向引不起我的恭維。我愈覺得她們不喜歡我，愈是故意要誇張我的一切，結果成了她們的眼中釘。我的青春祇是一種長期的自戕，我多麼害怕自己是個天生討人厭的人，使急急地故意做出種種惹人厭煩的事。

不管是對是錯，我怨實母親把我造成這個樣子。我覺得完全是因為自幼被溺愛關切得太過份，而今才會遭受這種種不幸。在那段時光裏，我對她可以說是十二分的難堪。我實怪她溺愛我。她要證明她是這世界上唯一如此待我的人，爲了她的這種做法——爲了那些除非她告訴我我永遠也不會明白的事，我沒有寬恕她。

原諒我扯了這些往事；但也祇有如此我才能忍耐妳對我的冷落。我罪有應得。可憐的老婦人，長眠地下許多年了，她的記憶祇留存在一個像我這樣的老人的憔悴的心裏——如果她能預見命運如何替她報讎，該會多麼難過！

是的，我是個冷酷的人。在我們那棟小屋子的餐室裏，在那盞照亮桌上食物的吊燈之下，她怯怯的問着話，我却只冷冷的哼一兩聲；甚而爲了一點小事，或竟無緣無故的大發脾氣。

她也不想弄明白我到底是怎麼回事，也不問我發怒的理由；她完全懾服了，好像懾服於天主的威怒之下。她常常說那是因爲我生病的緣故；我必須保持身心正常。她又說，她是一個沒有什麼知識的人，無法瞭解我。「我知道，像我這樣一個老婦，是不適合同你這麼大的男孩子做伴的。」我知道她平日並不吝嗇，可是却很儉省，然而給我的錢總是超過我的需要。她鼓勵我把它們花掉，還從波爾多買回來稀奇古怪的領帶，我根本不想用。

我們認得一家鄰居，我曾向那家的女兒求愛——倒並不是因爲我愛她。那年冬天，她因爲健康緣故，在亞卡康休養。母親既怕我可能被她傳染，又怕我會被她拖累，而我却奮不顧身地與她訂婚。如今，我才完全明白，當時我會全心全意地進行那次的征服——不爲別的，僅僅爲了傷害

我母親。

我們在離去一年後又回到波爾多。我們已搬遷。母親在林蔭大道上買了一棟房子，但爲了給我驚喜，事先一直瞞着我。當闖者爲我們打開大門時，我是多麼驚異。

底樓全部保留給我。每樣東西都是新的。這份新產業着實叫我暗暗心搖目眩，我想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會驚訝，然而，我却那般苛刻的挑剔批評，並爲花費了這麼一大筆錢而擔憂，除此什麼也沒說。

我的母親隨即很得意的遞給我一本帳簿——實際上，那並非我應得的，因爲這一巨筆財富是她自她家承繼過來。一年收入有五萬法郎，砍下的木材還不計算在內。在那時候，尤其是在省裏，算是一筆「可觀」的財富，足可讓任何人擠入城裏的上流社會。

我決不是一個沒有野心的人；但是我掩藏不住對法律系同學的敵意。他們大半出身望族，受過耶穌會的教導，而我祇不過是個小學畢業的牧人之孫。雖然他們的頭腦不如我聰明，他們翩翩的風度却叫我嫉妒，我無法原諒他們讓我有這種令人憎厭的感受。嫉妒自己所輕蔑的人——這種可恥的激情，足以毒害人的一生。

我嫉妒他們，但又看不起他們；而他們對我的輕蔑——也許祇是我自己神經過敏罷了——更是增加我的憤恨。我本性如此，從來不曾有過念頭與他們做朋友。

我每天和他們的對手交往更加親密。對宗教的厭恨，長久以來便是我激烈情感的中心，妳因此覺得痛苦非常，也使我們成爲不共戴天的敵人——這份恨意是在一八七九與一八八〇年，我就